

决策科学化必先民主化

田 方

(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)

提 要

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应该实行谋断分开，先谋后断。在谋和断的过程中，都应尊重民主，尊重科学，尤其要听得进不同意见。正如万里委员长所说：“所谓决策科学化，首先就要民主化。没有民主化，不能广开思路，广开言路，就谈不上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，尊重实践经验，就没有科学化。”欲求决策科学化，必先实现决策民主化。

今年3月7日《世界经济导报》头版报道：“一些建设项目的‘可行性研究’沦为‘奉命研究’……决策科学化不是容易做到的事。”文章指出：为什么在经济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，明显缺乏科学依据的事情仍然会发生？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曹尔阶认为，服务于决策科学化的咨询业，在新旧体制交替的矛盾中，被注入了‘行政’的非科学化的遗传基因，使之徘徊在发展与后退的十字路口。

问题提得十分尖锐，而报道的事实则更令人吃惊。

据《世界经济导报》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：“两个类似的项目，在厂址布局上本来应同原料工厂建在一起，就地生产，就地使用。现在却同原料分开两地，其结果一是每个项目要多花数千万元投资；二是造成长距离不合理运输，每年浪费运输能力一千多万吨公里，而且运输的是易燃、易爆的高毒液体，途经八九个大城市和主要河流。有什么办法能确保在年复一年的运输中不发生中国的‘博帕尔事件’呢？但是，在没有结论的论证会开过不久，在铁路运输部门仍有异议的情况下，该项目仍然继续安排。……”

击，以至于影响深化改革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。基于以上考虑，我认为三峡工程快上不如缓上。等将来翻两番的任务实现了，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，科技水平提高了，那时再来考虑三峡工程的修建问题。

在这次视察过程中，我多次听地方的同志讲，由于三峡工程长期举棋不定，上与不上几经反复，大坝方案忽高忽低，使库区所在地方的建设发展规划难以确定，项目无法安排，有些优势条件就不能利用，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些地方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。我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为此，建议中央能够尽快对三峡工程作出缓上的决定，并发布安民告示，以利于这些地方已经耽误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，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省地的积极努力下，能够得到迅速发展。

以上一些想法和建议，不一定完全对，仅供中央和政协领导同志参考。

1988年11月

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抄录这则新闻呢？第一点，这是通过新闻媒介传播出来的一个骇人听闻的警报，应当让更多的人知道，让大家来说话，以防止中国“博帕尔事件”灾难的发生；别等到这种灾难发生后再召开紧急会议，领导人亲临现场，并派专案组去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，宣布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。要及时排除这颗定时炸弹，把事故消灭在爆炸发生之前。第二点，且问这是两个什么项目呢？记者没有说清楚，也许是要保密，也许这是一个后台很硬的“长官项目”；也许这种“易燃易爆的高毒液体”太吓人，怕公布后引起人们的不安；等等原因。正因为没有具体公布，更引人关注，猜疑。第三点，看来，这是两项已经有关领导部门确定了的项目，而后提交投资咨询公司咨询的重大项目。所以，它是从“咨询公司没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而沦为屈从于部门、地方首长的行政性公司”的角度发出的呼声。曹尔阶最后指出：“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应该实行谋断分开，先谋后断；在谋和断的过程中，都应尊重民主，尊重科学，尤其要听得进不同意见”。我非常同意他所说的“先谋后断”的意见。我的理解是：“欲求决策科学化，必先实现决策民主化！”

正如万里同志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所作题为《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》一篇讲话中所说：“所谓决策科学化，首先就要民主化。没有民主化，不能广开思路，广开言路，就谈不上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，尊重实践经验，就没有科学化。反过来说，所谓决策民主化，必须有科学的含义，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。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，而不是真正的民主。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，而首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，切实解决好这个问题，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。”

万里同志这些话讲得多么好呀！但是，时间过去了一年八个月，时至今日，象上述这种惊人事情仍在发生，难道要使服务于决策科学化的咨询业，还要长期徘徊在发展与后退的十字路口么！？是啊，当你了解到我国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28个国家中的排位，总是徘徊于倒数20多位，与索马里、坦桑尼亚相近的时候；当你了解到我国的生产总值只占日本的1/5的时候；当你了解到中华民族最紧要的还是“球籍”问题的时候，难道不会产生那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么！？难道能够容忍某些独断专行，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么！？我们这一代人怎能推诿这种历史责任呢！？

最近，我们出于这种历史责任感——一项正在论证的三峡特大工程，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，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观点，编辑出版了一本《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》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即使赔本，也大力支持出版了这本书。本来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然而主管这项工作的原水电部的个别领导人，却通过各种渠道对我们横施压力，不让我们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，阻挠我们公开宣传不同观点。所以说，我对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实现，体会很深，这篇短文，也是针对论证三峡工程有感而发的。

选自《团结报》1988年3月29日